

浔阳楼头月

□温燕霞

在我的记忆中,有轮月亮始终悬在脑海深处,时不时像夏夜的萤火虫或遥远的星星一样,闪烁出神秘的光芒,水一样漫过时空,将三十年前的浔阳楼照得纤毫毕现、美丽出尘,令人无法忽视与忘怀。

1996年秋季,我到九江开会,晚上住在甘棠湖边的宾馆里。我和两个南昌来的同伴抓紧会后的时间,跑去看浔阳楼。当时浔阳楼落成未到十年,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楼,簇新得让我们很难将它与《水浒传》中宋江醉题反诗的浔阳楼联系在一起。时值傍晚,楼已关闭,我们只能站在外面仰望,然后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水浒传》里的相关描写来。

喜好口腹之乐的同伴甲望楼兴叹:“小说中的浔阳楼卖酒卖菜,游客既能在上面吃喝,又能赏景,不然来江也不会在上面感叹,说他虽然被发配到了江州,但也看到了真山真水。”

“对呀,宋江来浔阳楼时,外面挑着酒旗子,门上还有苏东坡题的匾额。”同伴乙对书法感兴趣,他边说边仔仔细地打量浔阳楼上的牌匾,“赵朴初老先生是书法大家,他题的这块匾不错。”

我对书法无感,附和了两句后,便沉浸在施耐庵先生对浔阳楼的那段生动描写里:

雕檐映日,画栋飞云。碧阑干低接轩窗,翠帘幕高悬户牖。吹笙品笛,尽都是公子王孙;执盏擎壶,摆列着歌姬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万叠云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烟水。白苹渡口,时闻渔父鸣榔;红蓼滩头,每见钓翁击楫。楼畔绿槐啼野鸟,门前翠柳系花骝。

阅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我常因词穷而自惭形秽,哀叹自己无法像古人那样,用丰富、华美的语言,细腻、精妙地去表达心中诸多的感受。那天站在浔阳楼前时,面对施耐庵老先生的生花妙笔,我不敢对浔阳楼赞一词,感觉说什么都是拾人牙慧或是抛出来的粗笨砖块。好不容易我才找到一个表达情绪的角度,对着两位同伴,惋惜复建的浔阳楼前,少了施耐庵笔下那两根朱红



浔阳楼夜景

华表柱和写有“世间无比酒,天下有名楼”十个大字的白粉牌。

那天的月亮圆得像一个大玉盘,孤零零地挂在钢蓝色的空中,那般的纯净与美好。柔和的风微凉,吹在身上惬意舒适,鼻前浮动的淡淡桂花香更是沁人心脾。这时,夜色已浓,绽放的路灯洒下淡黄的光晕,如同朵朵盛开的巨型迎春花。

风送来了甘棠湖和长江的气息,也捎来了邓丽君柔婉的歌声。一群年轻人开始在旁边的草坪上跳慢节奏的交谊舞,孩子们在玩耍嬉闹,老人们聊天时,目光落在孩子们的身上,豁牙的嘴里漏出“呵呵”的笑声。望着眼前的场景,我倏地梦回北宋时期的江州。

彼时的江州治所在浔阳,即如今的九江市

区,下辖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泽五县。因地处长江的黄金水道与鄱阳湖、赣江水系的交汇处,江州成为南粮北运、瓷器茶叶外销的通衢要地,是江西名副其实的“北大门”和江西通往达海的“咽喉”。江州也因此商贸辐辏,舟楫往来不息,繁盛异常。

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唐朝元和十年(815年),因在宰相武元衡遇刺案后,率先上了一道请求急捕凶手、以雪国耻的奏疏而被唐宪宗李纯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尽管苦闷,却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在此创作了多篇传世名作。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长篇乐府诗《琵琶行》。他在诗序中说:“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

在“枫叶荻花秋瑟瑟”的浔阳江畔,白居易偶遇了原本是京都人氏,因年老色衰而委身商人、来到江州的琵琶女。白居易得知她丈夫重利轻离别,一去浮梁买茶便要月余,对她甚是凉薄后,不禁生出几分同情,怜悯她空有一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琵琶绝技,却只能做一个“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的“活寡妇”。再联想到自己贬谪后的经历,遂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千古浩叹。

白居易游庐山大林寺时写的《大林寺桃花》,也与《琵琶行》一样成为不朽的名作。“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引用率至今仍居高不下。而他在江州时所写的《江州雪》《浔阳三题》《庐山草堂记》等诗文也依旧脍炙人口,从中可见白居易对江州有着不薄的感情,庐山因他而得了“匡庐奇秀,甲天下山”的美誉。

当然,江州也给予了白居易丰厚的回报。在白居易贬谪江州的三年间,江州秀美的山水不但催生了他的灵感,也让他的诗因有所附丽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只是不知那时,我们现在的立足之地是否建有楼阁?如果有,是何模样?倘若无,这里是风光旖旎的村庄呢,还是茂密的林地?又或者只是一片四季开着各色野花,蜂飞、蝶舞、鸟鸣的旷野?若白居易偶尔行至此地,闻着浓郁的山花芬芳,举目望着天上的太阳、云朵、月亮、星星,他会想起身居庙堂的荣华和由此带来的纷纷吗?

我们无从知晓。我们只知,白居易与他的诗文,长长久久地活在了世间。所有触及灵魂的佳作,都拥有穿透千年时光帷幕、照亮后世眼目的强大力量。

那晚的月亮越升越高,光芒似水,将房舍、街道、树木、行人全都变得柔和。两位同伴只知我对着浔阳楼发呆,却不知我的思绪已经跟着白居易在大唐转了一个来回。不过走着走着,我就跟白居易分道扬镳了,转头来到了宋朝。

《水浒传》中,原为郓城县押司的宋江,因小妾阎婆惜以他与晁盖的书信相要挟,怒而将其杀死。此罪依律当斩,恰逢朝廷颁下赦书,民间大罪皆减一等,审判该案的济州府遂依律判宋江脊杖二十、黥面,刺配江州牢城。虽然成了刑徒,但毕竟保住了性命。

谁料服刑期间,宋江竟在浔阳楼醉题反诗,因此被打入死牢、判了斩首。行刑那日,午时三刻开斩在即,晁盖等梁山泊十七个头领,带领一百余个小弟下,分四路扮成客商、枪棒手、脚夫、乞丐潜入江州法场,“四下里杀将起来”,将宋江和戴宗救了出去。这才有了之后水泊梁山的一百单八好汉,以及他们啸聚山林、替天行道的诸多传奇故事。

当以上家喻户晓的情节浮上脑海时,浔阳楼头的那轮月亮,在我眼中便隐隐地闪现出刀枪剑戟杀钺所特有的寒光。细瞧之下,竟还有三分江湖的勇、七分大侠的义。江州这方水土也因着这段故事,透出敢于冲破桎梏的豪壮气概。

浔阳楼好似明了我的心思,在地上投下了水墨画般优美的图案。夜风袭来,摇动的暗影既像江边耸立的庐山,又似遥远的梁山和商女怀中的琵琶,有一种别样的迷人风采。

“听见了吗?有人在弹琵琶!”

不知谁说了一声,我们转身朝浔阳楼的左侧走去。月辉银汁般浇透了山川大地,加上明亮的灯光,九江城的夜色呈现出一种奇异的朦胧白,浪漫而又略带忧伤。也许忧伤的不是夜色,而是从路边飘来的琵琶声。虽不如白居易笔下的商妇弹得精妙,却也“别有幽愁暗恨生”,令我们顿然生出“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

从那以后,浔阳楼头的月亮就一直悬在我的记忆之壁,如无形的针线,将古今的时空缝在一起。夜深人静时,我因此得以听见庐山的松涛、大林寺的晨钟、浔阳楼内的吆喝、宋江醉饮后的大笑,其间更糅合着白居易的低回长吟与施耐庵的慷慨击节,令人荡气回肠。

记忆里的月光,便这样不分今昔地流淌着,把他乡的楼、故乡的水、梦里的诗和别人的故事,都酿成了一坛历久弥香的酒,醉了岁月,也醉了归人。

是那些大多破败不堪的寺院。

踏着永兴寺经年的古道,我已在不经意间驻足于佛塔下了。抬头仰望,佛塔一如远山的峻峭,一层层钻入天宇。触摸着佛塔斑驳的塔身,那些被历史浸润的厚重感,那些被岁月风吹雨打留下的伤疤,无不显露着佛塔的历史悠远。

在永兴寺,有一尊石狮端坐在寺院前,目光炯炯,神情凝重。它奇特的形象,令我感到好奇。狮子全身被雕刻得方方正正,却不失威武。据说石狮已有数百年历史。在岁月的风雨中,它像一位戟戟立立的忠贞士卒,日夜守卫着永兴寺。

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触摸着永兴寺的一草一木,我浮沉的内心在流淌的禅意中微微熏陶。清脆的风铃,飞鸟的叽喳,让永兴寺更加幽静了。

好友说,山脚下的鲍寺院落中,有一株一千四百年的老榆树,甚具风骨。于是,我和好友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鲍寺。鲍寺和永兴寺一样,也是为了纪念建寺的有功之士。相传鲍寺是绥德一位鲍姓人士建立的,信徒便把寺院命名为鲍寺。我深深为横山人的心怀感恩所折服。

抵达山底,只见一匹周身如烈焰般红色的骏马,踩着云纹,鬃毛随风飞扬,似乎就要奔腾而去。这是砖屏上的一幅惟妙惟肖、精妙绝伦的浮雕。浮雕两边,硕大的“鲍寺”二字亦为艳丽的深红色,这在寺院中是极其少见的。

信步鲍寺院内,古榆树巨硕的树冠如一把擎天大伞。驻足在其荫翳下,有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洋洋洒洒地散落在树下。斑驳的树枝上,那散溢着凛然之气的树干,如一位鹤发虬髯的老道,铮铮风骨彰显无余。千年岁月,能够掩埋多少悲喜和欢情,能够见证多少风云变幻。榆树那铺展开来的筋骨,那傲然雄浑之气,深深震撼着我。

出鲍寺,我内心的激荡之情还未平息,关公文化广场上身骑驰骋骏马、手持青龙偃月刀、面露凛爽英气的关公巨型雕塑,就钻进了我的视线。他那柄立于朔风之中的青龙偃月刀,似乎仍然散发着劈开混沌天地的霸气。

关公,是国人素来仰慕的历史人物。他身上蕴含的“忠、义、仁、勇、智、信”,为万世敬仰。关羽也备受佛教、道教、儒教的尊崇。在佛教,他是忠于职守的伽蓝神;在道教,他贵为关圣帝君;在儒教,他被推崇为“武圣人”。

在关公文化广场,伴着亭台楼阁,伴着姹紫嫣红,我似乎又看到了鼓声震天、兵戈交织、战马厮杀的三国场景。关羽跨着赤兔马,身披大氅,美髯飘飞,威风凛凛,英气逼人。

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走,一起吃响水的冻豆腐烩菜去。”

我站起来,舒缓了一下情绪,回答道:“好,誉满满山响水的美味确实不容错过!”

■大地之歌

穿越时光的河流乐章

□李 萍

临夏的河是大地褶皱里的灵动笔触,一条条纵横在临夏盆地,如巨笔蘸着高原的风与阳光的厚重,在天地间挥毫,雕刻出种种非同凡响的地貌景观。临夏人枕着涛声入眠,伴着水韵耕作,早已与这方水土相融,成了山河肌理的一部分。人们世代安居其中,谱就了一曲山河与人的交响。

临夏的河,生来便带着多元交融的风骨。有自青藏高原逶迤而来的大夏河、洮河,裹挟着雪山的清冽与草甸的苍茫,也有从太子山、积石山的褶皱里汨汨涌出的广通河、吹麻滩河、银川河,藏着山林的幽静与溪涧的欢腾。它们时而在群峰间劈开幽深峡谷,让湍急的浪涛撞击岩壁,溅起漫天水雾,时而在黄土塬上舒展腰身,漫流出层层阶地,滋养着沃土。我们能看见密林间的清溪飞瀑,珠玉四溅,也能望见水库大坝前的静影沉璧,波澜不惊,更能邂逅土塬间那裹着泥沙的浊流,带着大地的质朴与粗犷奔涌向前。

临夏古称河州。这“河”字,便是为纵贯北部的黄河所书。州内43条河流,或穿行于山峦峡谷,或萦绕着村落田园,或漫过黄土塬基,最终都朝着黄河奔去,汇成一股浩荡的力量。

最动人心魄的,当数那清浊交汇的黄跳奇观。洮河是黄河上游右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青海西倾山北麓,流经甘南高原后,又绕着莲花山切出一道绝壁千仞的峡谷,才踏入黄土高原的地界。这片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塬上的黄土被雨水裹挟着汇入洮河,让它变成了一条奔腾的黄龙。每年,洮河携带着的泥沙,占到了刘家峡水库来沙量的三成以上,年均含沙量高达5.5千克/立方米。当洮河浑黄的水流与黄河澄澈的碧波相遇,便有了一场震撼人心的碰撞。水面上,一道清晰的界线将河流一分为二,一半黄如金,一半碧如翠,色彩对比强烈,静谧中蕴藏着无尽张力。细看,隐隐可见,水面下的两股水流仍在相互角力,拉扯、交织、回旋。那无声的较量,远比岸上所见更为惊心动魄。这般“泾渭分明”的景致,是临夏河流最耀眼的名片。洮河与黄河的清浊相融,在临夏并非孤例。大夏河与银川河的水流汇入刘家峡水库时,也会晕染出半清半黄的画面,只是界线稍显模糊,而多了几分朦胧之美。

除了清浊交汇的奇景,河谷阶地则是流水与人类共同书写的诗篇。

大地隆升、河湖沉积、风成黄土、河流切割……漫长的地质岁月里,临夏的土地历经沧海桑田,处处镌刻着时光的痕迹。时常能看见高耸的山体露出断面,下半截是暗红色河湖相沉积,上半截则是几十米到百米厚的灰黄色黄土古土壤及红粘土交替覆盖成的风成沉积序列,顶部的边缘被水流侵蚀成参差的峰峦。红与黄交错的山体,如巨型屏风般矗立在天地间,沟谷错落,连绵不绝。那雄浑大气的美,带着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而这一切,皆出自伟大的雕刻师——流水之手。它在平整的土面上不断下切,冲出一道道如植物根须般的沟槽,将大地切割得支离破碎,再将这些泥沙裹挟而去,汇成奔腾的河。

河流两侧,流水在不同时期切割出的阶地,层层叠叠,整齐排列,成为直观的河流地貌。这些阶地,多

分布在大夏河、洮河及其支流沿线,沿着山体缓缓抬升。每一层阶地,都是一片平整的沃土,与脚下舒缓的河道相映成趣。

沿着公路盘旋到山顶,眼前出现的是广阔、平整的土地。地势蜿蜒伸展,一座顶部平坦宽阔、四周陡峭的天然舞台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将散落的村镇串联起来,炊烟袅袅,鸡犬相闻。塬顶、塬基边的耕作之地与层层梯田,田埂蜿蜒如大地的脉络。阶地与土塬之上,人们世代耕作,垄亩间种满了玉米和洋芋等作物。村落里,房前屋后的树木高大茂密,撑起一片荫凉。在无人机航拍的俯瞰下,深浅不一的绿与黄交织在一起,勾勒出的曲线,将黄土塬一圈圈环绕。那曲线,竟与地形图上的等高线不谋而合,这是独特的浑然天成的美。

水流裹挟着黄土与河湖相沉积物,一路向下,最终在低平地带沉积,漫出一片宽广的谷地。而这些谷地,也成了生命繁衍的摇篮。

因着河流带来的充足水源与肥沃土壤,河谷与阶地,自古便是耕作与居住的理想之地。大夏河、广通河、洮河沿线的谷地,土壤肥沃,光热充足,早在千百年前,就已是农业兴盛的区域。

东乡县的唐汪川,是洮河漫出的一片沃土。两岸群山环抱,河谷开阔,河水舒缓西流,庄稼油绿。风吹过,麦浪翻滚,瓜果飘香,田园风光旖旎无比。

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夏河河谷。这条黄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青海同仁县,穿越太子山后,在临夏境内的干流仅有65公里,却孕育出了临夏最富庶的“天府之国”。大夏河下游40公里的河谷地带,地势平坦宽阔,水流平缓。它与多支巴河、槐树关河交汇,形成刁祁、尹集川,至双城与老鸦关河相融,又吸纳红水河、牛津河的清流,最终汇成州内面积最大、水

资源最丰沛的东西南川。这里,是临夏农业的精华之地,阡陌纵横,物产丰饶。烟火繁盛的河州古城依水而建,商贸兴隆,市井喧嘩,千年的时光里,始终流淌着河流的气息。

河谷两侧的黄土塬,因地势高耸,难以得到河流的润泽,只能“靠天吃饭”。北塬,这片号称万顷的黄土地,自古便是缺水之地,别说浇灌庄稼,就连人畜饮水,都是天大的难题。

缺水便引水。1956年3月,北塬渠工程破土动工。人们从水量丰沛的大夏河取水。渠首的海拔比北塬面高出四五十米,恰好能以自流的方式,将清冽的河水引上塬去。那时没有大型机械设备,钢钎、榔头、铁锹、镐头,便是人们最得力的工具。数万人怀揣着对水的渴望,以战天斗地的豪情,苦战近600个日夜。1958年春天,北塬渠工程竣工。总长28.4公里的引水总干渠,跨越60多条沟涧,穿过9座山岭,打通8个隧洞,架起一座座渡槽与倒虹吸装置。从总干渠延伸而出的干渠、支渠、斗渠、农渠,如脉络般遍布临夏市东、西川灌区与北塬灌区的黄土高坡,总长度超过500公里。清冽的大夏河水,顺着一级级渠道,流进了北塬的千家万户。全年210天的输水期,年均4884万立方米的引水量,让这片干涸的黄土地,彻底告别了缺水的历史。如今的北塬灌区,已是临夏州最大的产粮基地。近年来,这里又兴起了温棚蔬菜、高原夏菜、草莓与花卉种植等现代农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他们扎根田园,让古老的黄土塬焕发出崭新的生机。

驱车疾驰在广通河河谷,南侧太子山峰峦叠嶂,北侧台塬高高隆起。恍惚间,想起古籍中“禹出西羌”的记载。广通河川,古称大夏川,附近至今仍留存着大禹庙、大夏古城的遗迹。或许,正是沿着这条水草丰美的河谷,大禹带领着族人一路向东,疏导水患,建立联盟,划分九州,最终点燃了华夏文明的灿烂曙光。

临夏的河,穿越山川,穿越时光,流淌着文明的光芒。它如中华血脉,奔腾不息,滋养着土地,哺育着人民,更将这份深沉的眷恋,流进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这河,值得我们深深致敬。



临夏黄河跳奇观

黄河跳